



張瀛太

民國54年12月18日

台灣台南

學歷／台灣大學碩士

現職／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師

作品

「將軍之戰」——第十四屆聯合報小說獎

「草一般的年日」——第十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

「菩薩的貢品」——第十五屆聯合報小說獎

「他在樹上的日子」——第六屆中央日報文學獎

「城中歲月」——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

「時光的河冉冉流」——文建會、幼獅文藝主辦

「慶祝台灣光復五十年」散文獎

## 蜉蝣蜉蝣

每到月圓之夜，子時正，月亮照得門前碎石小路蒙上一層銀光，木屋左窗便應時而開，老人手持一炷香，單手伸出窗外，插進設在木樞左端的香槽，窗樞上頭掛了一件褪色小衫，老人手握一顆白石子，朝東叩首三回，便閉目迎月，默聲禱告。這是他家鄉久不流傳的祈願方法，鮮少人嘗試，從墓穴檢回的石子上寫明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如果願望實現，自己便要折壽抵還。老爹今年七十好幾了，從他開始按這方法許願開始，至少也有十多年了；到底實現了沒有，他不知道。也許老天垂憐，他的年壽還足夠折還；但也可能十多年的祈禱全白費了，因為他仍然一年接一年地活著。

### 1

老爹的兒子出生後，鄰家大嬸好意介紹來一位算命師。「養不活啊！而且和父母也無緣。」老相師這麼講。老爹這下更著急了，一方面也是不甘心，他處處求神問卜，若不是說他註定命中無子，就是告訴他福澤不夠，即使勉強生下，也只能這樣子了；還有的說他兒子是乞丐命，一輩

子靠人施捨。老爹越聽越亂了方寸，他當掉掛錶，湊足錢，又到市區找幾家更有名的大館子算，直到最後，終於有位命相師告訴他：孩子雖然體弱難養，但以後不愁吃穿，僕役成羣。老爹雖有些不可置信，畢竟鬆了口氣。他沒勇氣再作任何嘗試，像僥倖撿了便宜，趁著沒人發現，三步併兩步走了。

這男孩是老爹的第一個孩子。在娘胎裡待不滿九個月，就匆匆落地了。當時，家裡住不起醫院，也請不起產婆，只好臨時請來鄰居大嬸接生。「留著辛苦，送人又可惜！」大嬸私下總對人這麼說。附近的小孩都稱他啞子。起先，孩子們爲了給他起個封號，還大大爭執一番。有人說叫擺子，有人說叫提頭，也有人主張叫拐腳。最後，他們決定只取其中一項特徵，簡稱啞子即可。啞子生下來四肢就蜷曲萎縮，脖子也不能穩穩的支撐住頭部。當別的孩子已能蹣跚學步，他只會趴在地上匍匐的爬行；當其他孩子都在牙牙學語了，他的喉頭卻只能啞啞唔唔的哼出點聲音。

平時，他們一家就全靠老爹用那輛生鏽的腳踏車，在大街小巷撿拾破爛維持生計。收入不好的時候，全家就吃一鍋麵疙瘩，配點醃蘿蔔、醬瓜，將就著度日；收入好的時候，也許能吃頓稀飯，加點青菜和小魚。

老爹每天出門的時候，總把門鎖起來，免得智障老婆糊里糊塗地走失了。老爹是六十幾歲時才討到這個老婆的，當時她只有十七歲。女方家裡只象徵性的收了份微薄聘金，便半買半送地把女兒推了出去：「我們也不奢望什麼，只求每天供她吃飽穿暖就好，一切拜託你了。」

老爹起先的確曾盡心照料這位年少的妻，但才經數月，就覺吃不消了。妻的行動永遠無法在他掌握之中，稍不留意，她便溜出門外遊蕩，往往要費時盡力，才能在某個隱密處找到她。老爹受不了這樣的捉迷藏，也逐漸失去耐心，於是，只好把妻子鎖在家中，每天出門前先替她準備好飯菜，然後才背起竹籃跨上破車，開始他一天的生意。縱使仍有些放心不下，但也只能祈禱上蒼，讓家裡無事無故，除此之外，老爹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了。

啞子出生後，老爹簡直不知如何是好。起初左右鄰居全不看好這個小孩的存活率，他們七嘴八舌，建議老爹把孩子送走或悄悄遺棄。老爹於心不忍，同時也有些氣憤。不過，到底街坊們也不是惡意，所以老爹沒抗議什麼，只是不理不睬，繼續養著他的小孩。說也奇怪，這孩子雖只吃了幾天母乳，之後都是餵食米湯麵糊之類的代用品，終究活了下來。

平時啞子的媽會笨笨拙拙為兒子換尿布、餵飲食。不過，那就像小女孩玩洋娃娃一樣，無繫無掛的，一不小心，總讓人捏一把冷汗。老爹不得已，有一陣子曾背著啞子出門。但是小孩不成人，畢竟受不了日曬風寒，所以過不了多久，老爹又把孩子交給家中的妻照顧，雖然不免提心吊膽，但也只好拜託鄰居多看著點。而他所能做的，就只是推著破腳踏車，賣力地多踩一些，多踩一些。

每到夜晚，家家戶戶的聚餐時刻，老爹屋裡總顯得安靜，他不時停下來替妻兒拭嘴添菜，有時也沒話找話的隨口搭聊，不論妻有否回答，或時常答非所問，只要有點聲音，總能打破這屋子

的沉悶。比起別人家的熱絡氣氛，老爹這家也許冷清許多，不過，能擁有兩個家人陪在身畔，在老爹心裏，始終是個安慰。

可是，老爹畢竟老了，他覺得自己就快撐不住似的。光是照料妻子——這個不懂事又愛搗亂的大孩子，就要累到一身骨頭快散了，何況孩子呢？他幾乎不敢去想。

老爹真的老了，連日常習慣他模樣的鄰居們也都感覺到了。最近，他們常聽見老爹的咳嗽聲，在夜裡，隔著棉被悶悶沉沉的咯出一大串，咳得鄰居們也輾轉反側，睡不安穩。有些聽得不忍心的，乾脆就對坐起來，兩夫婦盤著腿竊竊私語，商討老爹將來該怎麼辦。

有一天，老爹的妻摔傷了，連換了兩位推拿師父，情況卻愈嚴重，不得已，只好送上醫院。每天一早，老爹便攜著小孩到醫院看顧妻子，下午，再穿越附近菜市場的捷徑回家。起初，他會順便向攤販買點菜回去；不久，他對小販的招呼卻充耳不聞，裝作沒聽見。最後，他乾脆刻意繞遠路，不再經過市場。即使孩子餓醒了，老爹頂多拍拍孩子的背，哼兩首老曲兒，企圖哄著小孩再入睡。

天氣越來越冷，人們也起得更晚了。一日，太陽還沒露頭，老爹就攜著孩子出門，他沒到醫院，只繞過附近的市場，走到一個更遠的市集。穿過幾個零星攤位，老爹左顧右盼了一會兒，才謹慎解開手上的布包，取出幾張舊報紙，接著放下背後的孩子，讓他坐在鋪好的報紙上，然後，老爹便躲到附近牆角，觀察動靜。不一會兒，老爹忽然想到什麼似的，又仔細地左顧右盼一番，

匆匆衝到孩子面前，就像在別的市場所見到的那樣，在地上擺個小盆兒，然後又躲回去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太陽逐漸昇至中天了，人潮也愈聚愈多，孩子的小盆陸續有了些銅板。不到中午，小盆已快滿了。老爹緊張地靠在牆後，他怕不小心被人瞧見了，又擔心盆子不夠大，錢會溢出來，他不敢貿然去收取，只能緊盯著盆兒，好像其中幾張鈔票隨時會被風吹走似的。直到中午散市，老爹焦急地等候好一會兒，確定四下無人了，才手忙腳亂的上前收拾，把孩子和錢帶走。他繞了不少遠路，找到一個小店，匆匆買了些飲食，便來到醫院探望妻子；黃昏不到，他又揹著孩子趕赴另一場夜市。一整天下來，老爹收穫不少，他雖然高興，卻覺得不安，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。但幾經掙扎，他仍決定冒險再試。接連好幾天，老爹費盡心思，換了好幾個地點，收穫時好時壞，但都比他撿破爛來得多。

老爹估計著，要是再做多久，不但妻子的醫藥費更煩惱，就連家裡的生活也能改善了。他當然不願讓孩子一直乞討下去，而且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也真夠難受，不過每次清點收入的時候，老爹總是這麼想：只要再幾天應該就可以收手了，再多幾天就好！

一天拖過一天，老爹還是拿不定主意該什麼時候收手，每當他躲在牆後打哆嗦，他就只擔心孩子身上裹的棉衣不夠厚；有時，他也暗暗數著盆裡的銅板，盤算只要再多幾個，再多幾個，便可以回家了。直到某日清晨，當老爹又在數著，一個無賴漢忽然來到小孩面前，仔細左右張望一番，便動手把盆裡幾個銅板全倒進自己口袋，老爹躲在牆後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不料那壯漢又要

去抱小孩。老爹連忙衝出去，扯住壯漢的衣袖。「幹什麼！」壯漢吼一聲。「他是俺小孩。」壯漢上下打量了老爹：「老白痴啊！自己小孩會丟在路邊？」「他真的是俺小孩。」「誰撿到就是誰的！臭老頭，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是你的？」「俺……現在沒有，但他真的是俺小孩。」老爹仍抱著他的膀子不放。「老傢伙這麼囉嗦！他要是你家崽子，怎麼不叫你『阿爸』？你到底瞎纏個什麼勁！」老爹仍用身子擋住無賴，直嚷著「他是俺小孩」。有一些路人朝這邊圍過來了，無賴推開老爹，拔腿就跑。而老爹一見有人，本能的想躲回牆後，但才跑幾步，又不知所措地停下來。這時，四周已圍了不少人，老爹愣在原地，隔著一小段距離，尷尬地瞄了孩子一眼，不知道該不該往小孩那邊靠過去。羣眾中，有人目睹了剛才的爭執，也有人認出老爹曾躲在牆角，一時，指責聲、謾罵聲轟隆隆的從四面八方淹沒過來，老爹只低著頭沒敢吭氣。羣情越來越激憤，有人還動手推了老爹，甚至要打老爹。忽然間，有一道奇特的聲音穿透人牆傳了過來——是地上的孩子，他努力蠕動幾下，斜斜地抬起頭，朝老爹嗚——嗚嗚地哀聲長吟。頓時，幾個帶頭罵人的全靜了下來，其他的人也跟著沈默了，有位中年男子丟下一張鈔票，又訓了老爹兩句，就掉頭走了，另外幾個也掏掏口袋，在地上投擲些銅板和小鈔。羣眾陸續散了，老爹卻還回不過神似的，在原地枯立一會兒，才顫抖著手，抱著孩子匆匆離開。一路上，他老淚縱橫，一張臉埋在小孩子的衣襟裡，許久不能拾起來見光。

老爹的妻出院後不久，一天，她像發瘋似的，破門而出，到處呼喊。老爹收破爛回來，聽了

鄰居的傳述，便趕緊跑到河堤外，找到妻子之後，一路連哄帶騙地把她帶回家。等鎖上大門，才鬆了一口氣。面對妻子那張驚慌失神的臉孔，老爹只能拍拍妻子的背，柔聲安慰：「娃娃去一個很遠的地方，睡在很舒服的搖籃，每天都過得好，吃得很飽。」

第二天，街坊的小孩們沒見到啞子出來，又聽見媽媽們彼此在竊竊私語，於是紛紛傳言：「啞子送給人家當兒子嘍！啞子可能賣給人了！」媽媽們聽到孩子們這樣亂噓呼，連忙出來喝止：「叫什麼叫！再胡說八道，就把你也賣了！」她們一見到老爹總還是客客氣氣地打招呼，故意裝做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，然後趕著孩子進屋。

而老爹每天一早仍踩著腳踏車出門，直到傍晚才回來與這位年輕的妻相聚。他不敢再奢望有孩子，只希望就這樣和妻子相依為命，過一天算一天。

## 2

老爹的孩子在一戶小家庭裡停留不久，便輾轉被移送到老高這裡來。老高和小家庭的夫婦原是舊識，也算是合夥，他這裡所有的孩子大多是從那對夫婦那兒接收過來的。

老高和搭檔菜鳥共住在一間大貨倉，裡面收留了大大小小從十歲到三歲不等的小孩，其中有些是流浪兒，有些是家庭棄養的孩子，也有些是貧窮戶送養的小孩。老高和那對夫婦把其中一些稚齡兒童以高價轉賣給人收養，再把其餘較沒「賣相」的集中到貨倉裡來。



這個貨倉是老高集團的大本營。至於那對夫婦，每脫手幾個孩子後，就會馬上搬家；而且，他們在接受送養的同時，也附帶要求孩子的父母不能隨時來探望小孩，以作爲拖延之計，往後，即使那些父母發現有異，也已無處追尋。

啞子在這貨倉裡，是年紀較小的一個，雖然最沒賣相，不過，也算是有經濟價值。

每天一早，老高和菜鳥便開車把孩子送到各分據地乞討，到傍晚才一一接回。

啞子被安置在一座廟宇前面，位置還算顯眼。附近較遠處也有一位衣衫襤褸的行乞者。不過，那是個鬚髮不刺的中年人，雖然長得瘦削，卻四肢健全，相形之下，啞子的收入便比那成年男子多了點。

廟外的廊道上，距離啞子較近的，是一個彈三弦琴的盲婦，再過去，則是一位賣玉蘭花的老先生，偶爾，一位遊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也曾在附近擺攤。盲婦身邊帶了一個小孫女，年紀比啞子大了點，每當奶奶彈畢一曲，她便負責撿好散落在圍裙四周的賞金，收妥在荷包裡。小女孩起先見了啞子，心裡甚是驚訝，她曾偷偷對他打量好一陣子，還在奶奶耳邊竊竊私語。過了幾天，女孩好像是看習慣了這樣一個殘障兒，便不再顯得大驚小怪。

啞子癱坐在竹椅內，上半身全依賴四邊的護欄支撐著。他的頭部無法時時抬起，平常總是無力的垂在肩側，而兩隻眼睛不看地面的時候，便斜斜流覽四週來往的人們，那眼神稚氣而靈活，彷彿一個初出深谷的小犢。

路人對於這麼一個少見的小孩起先曾存著一點好奇，同時也有些關心：「誰家父母這麼忍心，把孩子放到這裡來。」他們在塑膠盆裡丟下些許零錢，又仔細對孩子端詳了一陣，才嘆口氣離開。不過日子一久，看多了類似的大小乞者，附近的人們便也不那麼吃驚，只有一些頭一次路過的，才會稍稍停下來觀望一會兒。

廟口地面的紅磚有部分已斷裂剝落，底下露出灰白色的石砂，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，已淤積了不少污泥，更有幾行紅紅黑黑的螞蟻忙碌的奔爬其間。偶有幾隻螞蟻來到啞子的腳邊停下，聞嗅嗅之後，開始啃嚙他的腳趾縫。啞子使盡力氣，掙扎了幾下，螞蟻仍死咬著不放，並且繼續往上爬。那種刺刺癢癢的感覺，使得啞子真想蛻去一層皮。而週邊飛舞的蒼蠅，也不時在他手上和臉上停停沾沾，啞子往往要費很大的勁，才能輕輕晃動一下小手，但蒼蠅只稍稍飛起，一會兒就又紛紛落下——由於行動不方便，啞子平時尿溺皆在原地，而這些身上所累積的髒臭，便成爲吸引蒼蠅、蟲蟻的誘因。

人們雖然憐憫這個孩子，卻只敢捏著鼻子遠遠丟錢給他。

這些錢看來固然不少，但在啞子眼裡還不如一小塊甜糕來得實惠。

有一天中午，彈三弦琴的盲婦叫住路過的小販，買了一塊糕給小孫女。那小女孩在奶奶耳邊說了兩句話，盲婦點點頭，女孩便走到啞子面前分給他一小塊糕，放在竹椅前端的面板上，啞子費力伸長了脖子，才勉強舔得到幾口糕。

第二次，小女孩又來到面前，正想放下手中的糕，卻見一個惡狠狠的男人朝著她這邊猛看。女孩一驚，只把糕匆匆丟下，就趕回奶奶身邊了。

這人原是老高的手下，他們怕孩子私下開溜了，或者被別人詢問收留，所以不定時就派人過來巡視這些孩子。儘管他們監控得嚴厲，卻仍被逃脫掉幾個；另有些手脚機靈的孩子，也曾將收入中飽私囊。老高唯一放心的，就是這個又殘又啞的孩子，既不怕他私吞所得，也不怕他走露風聲。不過，就怕有人好管閒事，會追究啞子的身世來源，所以他們偶爾仍會撥空過來探探啞子。然而日子一久，便也鬆懈了。

春天剛過，幾日來陰雨連連。啞子坐在廟廊的屋簷下，強風一吹，雨絲紛紛飄灑進來，淋溼他的雙手、雙腳，浸透了他身上的短衫，連髮梢也濺上水珠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流，有些沿著臉頰滑向頸部，有些則流進了眼睛。啞子奮力的搖搖頭，甩掉了一些水珠，然後又回復原來的姿態，靜靜垂著頭，一動也不動。這天，他覺得整個腦子燒得厲害，胃也異常絞痛。他微張著嘴，發出啊——啊的呻吟，四肢不斷地抽搐。但在旁人看來，這些動作只像一個殘障兒不知所以的搖晃肢體，啞唔說著兒語罷了。幾個愛捉弄人的小孩來到啞子面前，故意學他晃脖子、歪嘴巴、手腳發抖的樣子。他們弄夠了便開心地走了。

晚上回到貨倉，啞子又嗚嗚地發出低嚎。老高不以為意，以為只是無聊的閒哼。「老子餵飯，你還愛吃不吃的！」菜鳥餵飯餵得不耐煩，對啞子發起牢騷來。老高叫菜鳥別理他，把啞子

的飯挪給了別的小孩。菜鳥嫌他吵人，正想揮他一巴掌，無意間發現啞子的額頭火燙。菜鳥一驚，連忙高聲喊來老高。

「這麼大驚小怪！」老高一面數錢，隨手丟過去兩張鈔票：「死不了的。你看著辦好了！」「不能找醫生？」菜鳥問。「當然不行！」菜鳥目送著老高的摩托車遠去，有點無奈，過一陣子，他也騎車出去，買了幾瓶感冒糖漿和藥片回來，囑嚕嚕灌到啞子嘴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啞子在睡夢中又被一陣猛力搖醒，像往常一樣，推上小客車後，就被載到廟口。經過車廂內的一陣晃盪，啞子剛有點起色的頭痛又開始發作，這次似乎是有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折磨，痛得幾乎昏厥過去。他想嘶吼，想說話，卻說不出來，只是喔喔啊啊的，發出一些別人聽不懂的怪聲，一雙眼神也顯得呆滯遲鈍。

有個小孩拉著媽媽的手走過來，好奇地問道：「媽媽，他怎麼這樣？」「他是白痴，很可憐啦！」那媽媽低聲敷衍著，在啞子盆內扔個小錢，便拉著小孩快速走進廟裡。

啞子掙扎一陣子，後來氣力用盡了，便只是垂著頭，翻著一雙白眼，像臨死的魚，定定朝人羣看去，過不久，便昏昏睡著了。這一覺睡得很漫長，也睡得很不安穩，好像忽然變成兔子在草原上跳躍。忽然住進山洞裡坐在火爐邊取暖。一會兒爲了逃避敵人的追逐而拚命奔跑。一會兒無所事事的停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。有時走進黑漆漆的竹林裡。有時則站在陡峭的樓梯，一失足突然往下滑落……。

醒來的時候，啞子半張著眼睛，看了看四週，知道剛才的危急景況原只是夢境，鬆了一口氣。眼前的光亮讓他頓覺安心不少。不知是原有的疼痛已經解除了或者是麻痺了，啞子竟覺得有些舒服，他感到有片溫柔的手掌，輕輕暖暖的貼在臉上。這時雨後陽光正透過雲層，投射在屋簷上，其中有幾道光芒直洩下來，斜斜照上啞子的臉。

幾天後，啞子不再頭痛了，但仍感覺有些虛弱。有兩個孩子來到他面前，照著從前的把式戲弄他，一會兒扯他衣袖，一會兒學他殘障模樣。他全都懶得理會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只埋頭想著自己的心事。此刻，啞子渴望有人在旁邊，聽聽他的聲音，甚至對他說話。

不過這到底只是奢望罷了。沒有人聽得到他的心聲，也沒有人觸摸得到他的感覺。在熙來攘往的人羣中，啞子靜靜坐在廟宇一角，就像一張報廢了的桌椅，乏人問津。「如果有人能聽見自己說話，至少應和幾聲，該有多好！」他想著想著，嗚嗚抽噎起來。

有人朝他這邊走來了。那人停下腳步及竹荳聲，在他盆邊放了塊鬆糕，就又走了。啞子無心理會，只是兀自悲吟著，有一句沒一句地，輕輕悶哼。

一會兒，有隻饑餓的小黃狗來到旁邊，聞了聞地上的鬆糕，然後用一種期待、徵詢的眼神看著啞子。這時啞子猶然啣呀呀地細聲啜泣，小狗不懂他的意思，只好對他搖尾巴示好。等了一會兒，見啞子仍是同樣的反應，小狗便試探性地咬一口鬆糕；一抬頭，見啞子仍舊垂頭晃腦，沒有一絲責備或反對的意味，小狗於是放心地低頭吃了一口又一口，最後終於吃掉了整塊糕。

小狗舔舔舌頭，滿足地舔了舔手爪，不一會兒，竟也隨興地附和著啞子「嗚嗚——」輕吟了幾聲。

3

啞子長大了點，小竹椅快坐不下了。老高弄來了一輛小推車，湊合著倒也可用。他在車頭綁了根布繩，每天接送啞子時不必抱上抱下，只要拉著車走就可以了。

廟廊前的日曬雨淋依舊，啞子天天從日出坐到夜晚，枯燥的乞討生活讓他覺得百般無聊，唯一感到溫暖的是每當雨後，陽光照在臉上，以及一隻小狗來舔他的頰，那種暖融融又溼潤潤的感覺。

每當有人施捨他鬆糕，他總是任著小狗吃。小狗長得比他還快，啞子坐在小車裡，只要伸長了手，不用費力就可以摸到小狗的頭。這時候，小狗總是服服順順的讓啞子撫摸牠。縱使啞子的手有點抖，用力也輕重不均，但小狗看起來卻是一副極舒服的樣子，半眯著眼睛，好像在享受什麼無上樂趣一樣。

有時候小狗來了，即使沒有鬆糕可吃，也會舔舔啞子的臉，在他旁邊蹲一陣子，再到別處去覓食。然啞子極不願讓小狗失望，他學會了用腳趾頭攢錢，只要當時有賣糕點的小販經過，他便會一腳固定住塑膠盆，一腳夾出盆中的銅板投到小販跟前，買塊糕給小狗解饑。除了攢錢買糕，

啞子也常常用腳去抓小鳥，不過才動動腳趾頭，鳥兒便倏地飛跑了。鳥究竟飛到哪裡了？啞子斜眼仰望藍天，他想：也許是躲在白雲裡了。

留不住鳥的時候，啞子就巴望著附近那位算命先生的到來。算命先生有一隻鳥，每當他吹響木笛，小白鳥便輕巧地推開籠門躍出來，用嘴夾住桌上一張籤條，然後又跳回籠去。那小白鳥好小，像朵小雲兒，而且有張小紅嘴，每次看牠那樣靈敏地一啄一啄，啞子便歡喜極了！有一回，一張紙籤飄落到啞子腳前，啞子用腳趾夾起籤條，那鳥一下兒飛過來，就把紙啣回去了，啞子望著牠舞動的翅膀，竟覺得好像一片被風吹散的雲絮。

但有好一陣子，算命先生不見了，廟旁乞食的小孩似乎銳減許多，連彈三弦琴的婦人、賣玉蘭花的老先生也不常來了。附近多了幾位販賣香燭、口香糖的肢障者，他們佔住了人潮出入最頻繁的幾個據點，連啞子這個位置也岌岌可危。

老高和菜鳥正爲了這事煩惱：「關帝廟和城隍廟又被佔走了，最近他們還打算搶天后宮呢。」老高說。「山狗他們也太狠了，每個點一口氣就塞五個進來，這樣別人還有什麼賺頭！」菜鳥跟著抱怨。「你還好意思說，要不是你沒盯緊，咱們的『貨』也不會一個個溜掉，平日騰出空缺，讓他們有機可乘。」「阿吉和阿拐那幾個平常就鬼靈精，我想他們一定是假裝喝掉了（安眠藥），趁我們載他們到目的地，沒有防備才溜走。」「誰叫你不用強灌的！不然就是你調得太淡了！以後都讓我來灌。」

老高決定再補一些精貨，和山狗幫拚到底。在新貨還沒補齊前，啞子這邊暫時還是單打獨鬥的。山狗幫好像也看準了老高不會那麼快收復失土，所以全力攻城掠地，時常有意無意，就把啞子的小車推開，甚至擠到小角落去，將他負責的地盤佔下來。後來老高的新貨到齊了，而一些可以淘汰掉的舊貨，例如啞子，就被老高用極便宜的價錢轉給瘋子。

瘋子有點癩，是個檢破爛的。瘋子來帶走啞子這一天，就是他用他運送字紙破爛的三輪車來載人的。他的三輪車已鏽成黃褐色，而且一大部分油漆都剝落了。沿途上，車子踩起來嘎搭嘎搭地響，瘋子沒注意，車後還跟著一隻半大不小的狗。

三輪車來到鎮上一間廟前停下，瘋子把啞子連推車一起搬下來，又擺了個小乞盆，便走了。他原打算載啞子到繁華的市區，但聽說警察最近查得緊，所以只好暫時到這小廟前乞討。他想，這種鄉下地方，即使警察也難得來上一趟。

過往的村民看到這個四肢萎縮的小孩，大都吃了一驚。有些只在背地裡議論個幾句，有些則會向前靠近，稀奇地瞧個仔細：

「造孽啊，把囡仔丟在這裡，伊的父母怎會這麼狠。」

「就是啊，真狠心，不過……這囡仔怎會生得這個樣子呢？」

「哎！看來也真可憐！生作這樣，要怎麼過日子呢？……」這婦人在啞子身旁繞了一週，嘆口氣：「若說這就是因果循環，出世做這款的人也有夠淒慘了。哎，平常還是要多做善事，誠心



拜佛，替下輩子多積一些功德才好！」說著，便丟下一枚銅板在地上的小盆裡，另幾位婦人見狀也各自投下銅幣，然後才又挽著竹籃進廟燒香。

到了晚上，瘋子收完破爛，便順便過來接啞子。有時他若來得比較遲，那多半是先去喝了兩杯，酒足飯飽了後，才慢慢把車騎過來的。「這些鄉下人還滿慷慨嘛！」瘋子每天驗收著成果，不禁開心地自言自語。他打算繼續讓啞子待下去，暫時不想遷到別處了。

白天裡，小黃狗常過來伴守啞子，有時也舔舔他的臉或隨著啞子的聲息低鳴幾聲。這小廟來往信徒不多，沒有人再施捨他們糕點，狗兒往往得自行到附近找東西果腹。大概揀個一餐半頓，小狗便又回到啞子身邊，就地歇息或者伸伸懶腰，在四週走走。

閒來沒事，小狗喜歡玩玩推車前槓這條垂下來的布繩。牠起先只用爪子撥弄繩子幾下，幾次以後，見繩子毫無反應，便大膽咬著它左轉右繞，有時不知怎麼的，竟會纏得自己一身，還得費好大勁才解脫開來。如果順利的話，小狗可以邊咬邊走，骨軋軋地朝前直扯，牠見車子竟也隨著自己向前移開幾尺，一高興，便又會往前跑幾步，拖著小車走走。

有一回，瘋子來接啞子，發現小狗在玩布繩。他拾起木棍，一把扔過去。狗兒尖叫一聲，夾著尾巴，就嗚哀哀地逃到廟後邊。

一晃幾個月過去了。黃昏時候，幾個小學生放學沒回家，來到廟前廣場嬉戲。他們看到這個拐手拐腳的「異類」，忍不住又過來作弄啞子。有時用草桿兒搔他鼻頭，或者撿幾顆小石頭丟

來。這時附近多半會有隻黃狗奔過來，狠狠地怒吼幾聲，把小孩們喝退。牠的身形比初來時高碩不少，聲音也變得雄壯威武。顯然，小狗已經長大了。若有人不懷好意地接近啞子，或有小孩趨前捉弄，大狗就挺身喝退對方。只是對於瘋子，牠仍然有所顧忌，大概是前陣子那一棍打得太重了。直到現在，一看見瘋子，牠仍會識趣地先躲起來。

瘋子經常喝醉酒。如果醉得沈了，倒頭大睡就好；如果還存著幾分清醒，難免會發發酒瘋。有一次啞子不經意發出「呃呃」兩聲，碰巧瘋子心情不好，擱了他兩巴掌。從此啞子一見到瘋子，再也不敢發出聲音，即使連打隔也緊攏嘴唇，不敢吭出一絲氣。

小廟前進出的總還是那些男男女女，信徒沒有減少也沒變多，他們的同情心也許疲憊了、也許用盡了，肯伸手掏口袋的人越來越少。瘋子若見當天沒多少收入，便盡顧著自己買酒，不給啞子吃飯。「要是吃太飽，誰可憐你！」

有一天，瘋子又喝醉了，一整天沒來小廟前領走小孩。

夜晚，啞子一人留在廟口，四週靜悄悄地，不見人們往來，只偶爾幾聲蟲鳴蛙噪。

一大羣蚊子在他身邊營營飛舞。啞子起先還使力扭動身軀，但似乎沒有一點效果，蚊子仍兇猛得很。後來力盡氣竭，啞子只好放棄掙扎，任蚊子吸個飽。

第二天，啞子已餓得虛脫，他無力地攤在車內，一動也不動，頭也未曾抬過一回。

幾個上香的婦女照例丟給他一兩塊銅板。一位路經此處的算命先生也駐足下來，靜靜瞧了一

會兒，啞子費力地抬起頭瞄一眼，又垂下去。有個婦人認出了算命先生，連忙招呼道：「老仙仔，好久沒經過我們這裡了」「呵呵，人老了，走不了那麼多地方。」他舉起布幡，繼續敲著竹莢朝前走。婦人們上完香，就各自回家燒飯了。廟前一下子又恢復冷清。

到了黃昏，瘋子終於出現在廟口。他面孔微醺，走路還有些不穩。手上拿著一塊大木牌，上面寫道：「此兒身世可憐，無父無母，三餐不繼，盼善心人士熱心捐助，功德無量。」

他一面理好木牌上的繩帶，一面吐著酒氣，見啞子的身子老是軟晃晃的，不禁斥喝道：「別動！過幾天就把你換到市區去，這裡的鄉巴佬太小氣了。」

啞子無力地垂著頸，腦袋左右搖晃著。瘋子見木牌怎麼掛都掛不好，出手打了小孩一巴掌，惡聲咒罵道：「脖子伸好！」這孩子眼角噙著淚水，渾身仍是抽搐不已。

瘋子一時發起怒來，接連又打他好幾下，「啪啪！啪啪！」，用力之猛，連小推車都向後倒退了幾尺。啞子發狂似地叫出「啊！」一聲，這聲音是前所未有的大，像是受驚過度，又像要死命抗拒。瘋子聽了頓時一震，酒氣也給驅散不少。「找死啊，你再叫！」瘋子一回神，向前抓起布繩，一面將車拉近，一面還想動手修理啞子。

這時旁邊忽然竄來一隻大狗，牠又吼又叫，飛身撲向瘋子。瘋子一驚，跌了個踉蹌，倒坐在地上。大狗咬起布繩，拉著小推車就要跑。

瘋子掙扎著爬起來，在一旁撿起一根枯枝，一手掣住布繩，一手猛打大狗，並用腳使勁地

踹。大狗沒有退縮，牠放下口中布繩，發狂似的向瘋子又抓又咬，瘋子也掄起拳頭又抵又捶。兩者正糾纏得難分難解，後來瘋子一脚踢中大狗腹部，大狗被彈退了幾步。瘋子伺機往一旁閃去，大狗仍蓄勢欲撲過來；這時瘋子在廟旁老樹下撿得幾塊廢棄的磚頭向大狗擲去，大狗略微退避幾回，仍不甘示弱的大聲吼叫。眼看狗就要撲上來，瘋子急得步步倒退，一面又在地上胡搜亂撿，滿手木塊、石頭一齊向大狗丟去。其中一顆半圓半銳的石頭擊中了狗，那狗尖叫一聲，額角頓時冒出鮮血，牠退了幾步，見瘋子正朝前接近小車，於是又奮力向瘋子逼過去，但攻勢已不似先前凌厲。瘋子也發狠全力回擊，在混亂中不但掙脫開大狗，而且又踢中牠一脚。

這次大狗被踢得仆倒在地，暫時還起不來。瘋子剛鬆口氣，一回神，才發現背後圍觀了不少羣眾，他顧不得啞子和那小車，就慌張地逃了。羣眾見好戲已落幕，便零零稀稀地四散開去。其中有幾個略趨前，想關心狗兒的狀況，不料那狗卻紅著眼，朝他們揮爪大吼，人們都被喝退了；有些原本想順便探視啞子的，也打了退堂鼓，懶得管閒事。

大狗仍躺在地上，促促喘著氣。牠四肢稍微抽動幾下，企圖移動身子，朝啞子靠過去。

而啞子坐在車內，垂著頭，只有氣無力的「啊啊——」哀吟。他斜眼凝視，遙遙望著彼邊的大狗，眼角掛著一滴清淚。

啞子不見了。路過廟口的人偶爾會朝那個老地方瞥一眼，沒怎麼意外，也不太提起，小鎮仍一如往常的平靜。只有幾個時常到廟前留連的小孩，私下曾好奇地談論起。「才一個晚上就不見了吔！好奇怪……。」

這天放學途中，他們又一路聊個不停。

「會不會是警察帶走的？」其中有人突發奇想。「不會吧！這裡好久都沒見到過警察了。要是會來看老早就來了。以前我們家的豬仔不見了，報了好幾天也不見一個警察來。……跟你們講喔，我媽說一到晚上，尤其是颯風下雨的晚上，廟後的水圳就會有魔神仔跑出來，見到小孩就拐去關。大概那個啞子被拐掉了。」另一個孩子表情誇張的說。「少亂蓋了！我有一天晚上溜去田裡掘泥鰍，也沒有怎麼樣。聽說後山有蟒蛇，一開口就吞掉整隻山豬，我想他可能被課本上說的那種大蟒蛇吞掉了。」又有人說。「告訴你們，有人見過一個癩子晚上來帶走他。那天晚上，應該是癩子載走而已。」一個孩子也言之鑿鑿。

走在後面的一個較少開口的小孩也加入這個話題：「但是……我怎麼聽說，有人見到那隻大狗，拖著小推車，」他鑽到同伴前面有模有樣的比畫起來：「然後從這條路直走，穿越那塊黃土坡，再越過那片竹林，朝那邊奔去。」小孩伸直了手，指向更遠的藍天深處。

微風中，幾片浮雲正在天空緩緩飄移。田邊的小路上，那幾個孩子還在爭論不休。

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「我哥哥說的。是他同學告訴他的，說是那個同學的朋友班上的另一個同學講的。」「你又是聽誰說的？」「我家隔壁阿婆的孫子說的。」「那你呢？」「……」

遠處升起了幾縷炊煙，黃昏的大地染上一片微暈。幾個小孩的身影逐漸沒入了長路盡頭。那些輕脆的童語，在風中吹散了，吹淡了。天際的一朵孤雲，不知何時也消失在滿天霞色之中。

多少年後，附近鄰里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，一位遊走江湖的老算命仙，幾年之內忽然積財萬貫，在某個遙遠的山谷間買下一大塊山坡地，此後閉門謝客，不再接見任何人。傳說中，老相師是因路見一病死孤兒，心生惻隱而出資埋葬，從此論命算卦有如天助，剖斷奇準，人人奔相走告，都說是有「靈童報耳」的通靈能力。然鬼魂終須投胎轉世，所以「靈童」效力往往有一定期限，老相師隱居山間，人們說是因為他神力已失，也有人說他原本便具佛性，目前正在修得正果。而幾位慕名前去，尋訪未遇者則又更添一說，說老相師的山坡上常見大批黃狗出沒，羣狗無論散布多遠，只要奇異的笛聲一起，狗兒便自動回歸；有人說這笛聲來自老相師，也有人說是來自一名行動不便的少年。後來又有人說老相師已死，整片谷地都由一位不知名的少年及他的狗羣看管著。年日一久，人們已不太談起老相師了，只偶爾仰望遠處山巔白雲時，腦海中曾隱約浮現一個被日漸遺忘的傳說。

而另一個遙遠的村落，仍有人年復一年的持續某種古老祈禱儀式，年復一年……。

## 評析

沈謙

「蜉蝣」是一種微小的昆蟲，頭短，口器退化，生命極為短暫。〈蜉蝣〉中的主角流浪兒「啞子」，生來四肢萎縮，脖子不能支撐頭部，檢破爛的老爹，智障的媽媽，養不活他，只好帶他到市集行乞，後來送給一戶小家庭，卻誤入賊窟，輾轉流浪各地，被當作行乞的工具。故事情節深刻感人，尤其是小黃狗的插曲，十分精采。惟場景太多，全文結構鬆散。很好的題材，處理得不够理想，如果善加調整，可以鋪展成一個傑出的中篇。